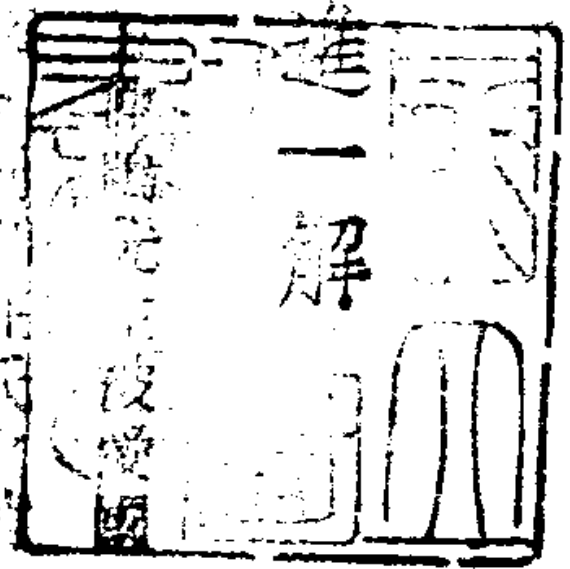


吳敬恆著

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政治部印行

對「新學」與「個體的」



心，器有... 在... 境... 狼
 細亦甚... 事... 王... 大
 譯，... 食...
 ，人... 以...
 大慰友人曾先生於地下。但汪氏之文，一登於南華日報，中

外之消息。即紛然而出，高宗武等之如何如何，東京歡迎，河內誘捕，又將如何如何。我今不得不讓一步論，此或皆爲新聞紙所勝之遺徵，然要人之輿論言論，幾亦如隨電之徒若是非矣。

聞滬汪氏於去年秋間南行，當隨電來津發，及個人即墜入五里霧中，莫名其妙。汪精衛者，總理原始之信徒，黨內之副總裁，應與黨部同其存亡，不應暴敵奇圖狂炸重慶，氏乃臨陣脫逃，日避于安全之地，若欲令我當時料其或有異圖，我何敢即以小人之心。但簡單以爲辛苦太甚，欲求小休，似猶不類，故念其夫人陳璧君爲女中之豪傑，頭腦更似高朗，因發一快函，寄於河內，其文如左：

「璧君先生賜鑒，精衛先生近頃同在重慶，見其每週主會者以十數，訓話亦又十數，外此焦勞電牘，款應僚客，幾日夜無休，吾料其將病，今果病矣，病而小休，俟短時康復，再應艱大，乃衆所望也。惟要人舉動，易爲敵奸輿謠詠，此時備進抗戰之初期，以弱敵強，集中主力，待其消耗深入以殲之，此美國共同之信念，卽彼利「速戰速決」，我利「長期抵抗」。已合四百五十兆人而定之國策。故前年離京之夜，預定引之官邸。先生與精衛先生，合全體出席最高會議者所主張，我之鉅款之損失，方便彼成泥腳，渴欲誘和，整旅再來。此如大相撲之力竭聲嘶時，太極拳方欲加以煞手，乃反縱其休息，豈非有岳忠武十二金牌之痛，將令全球騰笑

，萬世瞻仰。自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死之人，人有人格，
國有精神，則雖萬劫萬變，而國與民皆可以自立。彼等之談論，
先生之論說，皆足以證明此理。先生之言，如「先生之言，如
斗室之光，足以照大千世界」，「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
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
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
，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
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
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
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
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
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
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
二六 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
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
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
萬世之公理。先生之言，如萬古之金石，足以證萬世之公理。
論，詳細痛駁，中外登載，汪氏豈有不知，何以於二十九日

，又公布其匪電，陰謀統投，其意固極惡人心，然亦何種解說。宜乎舉國忿怒，公黨痛恨，我爲之背急曰，汗氏自討苦吃矣。卽以小問題而論，漁生財烈士，恐今日國門之外，更多其人，果也，林和生遭擊於前，曾仲鳴先生被戕於後，無謂犧牲，皆一言一行之不慎召禍也。事後竭力補救，又來一舉一動，一然爾然，愈趨愈遠，方人所謂一言既出，驢馬難追，豈不然乎。汗氏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始終不做善好，卽人皆仰之，留待孝子慈孫，必爲之解曰，一言以蔽之，卽此也，其心固無他也，其爲一個例。我當爲進一解。

(一) 汪氏斷斷於主和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

紀錄披露，只就是洩漏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
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目前職務地位，以洩漏秘密，處
罰更嚴。汪氏豈非自己亦知道之，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祕
密之必要」，現在寧願犧牲了忠信，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
他宣告他自己的罪狀。當總理在任的時候，對外交的祕
密，到而今敢公然信口雌黃，翻臉不認帳，豈非實露一
些，汪氏乃將個人主張之隱電，自己在重慶不能自由，然既
離重慶，而居自由之地，何以不發電中央，作爲個人提議，
却先在香港公布。敢國人恨你的，並不可與你批評你個人的
主張，只是謂其你洩漏國家機密，求待世人信任，破壞抗戰
利益，滿足個人私慾的宣傳作用。當此抗戰緊急關頭，國家

存亡呼吸之際，前方的官兵，全國的同胞，正在拚命抗敵，博得最後勝利時候，無論一個個人有甚麼，不向政府獻議，而即公開實行，就是國恥與人恥，替死不償命，何況你是當時的主席呢？敵寇長驅直入，不還手，是一味無賴，忘了他公關反宣傳的惡意，我輩竟不你忘了楊梅敵，想使仇敵，及搖動人心，想達亡國目的，確有仔細解會呢。

(二)就對和不和而論，汪氏是始終對家國誤。不是他披露的神密外交詞語上，又看蔣先生洞悉親友的一段話，就是一蔣委對長對德大使所表示，對日不取和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語更可以不算數，還有德大使所傳當時日本之條件，便已明明早有一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

存在一等之伸後腳請，悍然夾入，如果前年不是蔣委員長反提了兩項要求請獎書，則歷史的懸案亦難付諸問世，就是德大使的同意，他何嘗地不說：「我對這事，決不負責，」，猶如蘇台話：「本國領土，更難一動，」這話，他聽了，

汪氏不知說了什麼話，才得免了這「一動」之責。會說這「德大使既同意，」這話，他何嘗地不說：「我對這事，決不負責，」，即指不要賠款，不「地，」以消祖基。他近衛首相鄉愚白癡的許多謬言麼，就是不請蔣先生的詳細閱覽，而小學生亦個個懂得，所謂「經濟合作」，就是中國的款，都是他的款了；所謂「內地雜居」，不圖成了租界，中國的地，也是他的地了，何必再要你賠款，何必再要你租地，何必再要你租界

？爲什麼這樣「亡國無待」，就是小學生都懂得的，汪氏偏裝做不懂？捻着紅狗矢，當他火燥吹，只要叫我替汪氏辯護，說這個作用，不是利令智昏，有誰相信？所以香港朋友來信，又來告訴我，你所崇拜的女中豪傑汪夫人，我僥倖雜在牠「同志」裏面，聽她秘密講話，她分斷「我們不惜起個高價，推他，和成了，就讓汪夫人去組織一個中央，國號不改，」，恐怕這種喪心病狂，夫唱婦隨，簡直是直了做。汪氏又歷數一當近街難關時，南京，濟南，徐州，歸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陷落，長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當時我見汪氏於廣州陷落後，若喪考妣，頓足號陶，我以為汪氏對敵

國有此仇不報，難見祖宗之慨。那裏知他却是怕屈膝太遲，天大的之變化，真非我等下愚所能測。我從深信蘇台區劃，美之誘惑，必能主持大案，所以想從亦與知之國策。我們中國不待言為英得到最後勝利。從南京至武漢許多要隘。忍痛換得英法之過境。等得他急於停戰，而想我們與他停戰休息。幾到南方軍。全國一氣。正在死裏求生，實現長期抗戰。一貫的忠實。剛強達到最後的時候。不料汪氏健忘了，他反以為敵人佔領我們城可愈多，殘殺我們同胞愈力。而我們就要投降敵人愈快，接受條件亦愈高更苛。你作此狂語，是不為敵人張目，還是代敵人向本國討價呢？你這樣的怕兇怕敵的心理，難怪你怕敵人來重慶轟炸，就要飛到國外河內安

全地帶，急急忙忙的來響應敵國首相近衛建立一東亞新秩序」的「亡國條件」了。你竟將我們拚了民族生命的重價，買得敵人罷疲的時機，乃他反要送上去與敵人求和，讓他休息透氣，等到停戰之後，敵人休息半年，使得我們人心渙散，兵力懈怠的時候，他再來掃蕩我們西南，豈不十倍容易於今日，如此半年之後豈不是整個中國變成了捷克，你就是組織了「中央」，豈不是亦做了捷克亡國總統哈柴嗎？此亦小學生成都懂得的，汪氏夫婦又裝做不懂，若要叫人解說其理由，無非是羨慕溥儀般汝耕哈柴等等，雖是掛名傀儡，却是三等奴隸，東三省之有志氣人民，甯可至今流離南北，知保護國之順民，較亡國奴還難做，是則汪夫氏婦，欲勸香港工商各

界以及青島學生諸同胞投降，我相信我們香港同胞們當在香港賣火柴，決不願跟了汪氏去南京做順民，因為他只要一遇別處三省及淪陷區域逃出的同胞，略帶一點「一耳光」之小小風味，他不能不盼禦乘敵人罷渡，打倒最後來求死裏之逃生了。

(三)汪氏「一例」中有三問，其前兩問，用以上的解說作答，也已經夠了。其為三問是這樣問的，「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不料汪氏這種絕等聰明之人，會發此種癡愚的疑問。我未正答你之先，先來問你，何以一樣的吳稚暉，始終想尊敬你，重視你

的，當十六年四月初一二三，與李石曾先生等日夜懇求你慎重，你四號忽與當時共黨領袖陳學季先生共發宣言，我就不客氣的狂罵你，後來你畢竟又自覺錯誤，至今你且以為大誤，大誤不大誤，或者還是你的神經過敏，至於當時的錯誤，你的自覺，實是不錯的，所以~~我~~敬你如初~~到~~十二月，你又忽發奇想，我又與李石曾張溥泉諸先生勸你慎重，張先生且向你跪求，你又不聽，等到十二日廣州被殺，我就不得不又罵你，你是聲淚俱下的出國去了，後來你又覺得~~我~~雖不愛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幡然又以黨國為重歸來了，我就教你以至於今，不料你真是共產黨所批評的「妓女政客」和「搖動分子」，又來個豔電，自然我們那裏能夠贊同你

這乞降的主張呢？張先生甚至追悔，不應在南京中央黨部前，冒險抱住刺客，救一無聊之人，把以上的歷史答復你，從前人家與你相同，及現在人家又不與你相同，都是自然的。你若真去做了傀儡，恐怕你的有出息的兒女，也要不認得你這老漢奸作父母了罷。所以你的機要祕書最相信的心腹同志，因為他的良心主張，竟要把你的祕密洩漏了。我們真為曾仲鳴同志可惜，因為我們缺少一個真正的為公、不為私的忠實同志了。我再來正答你，你用無賴口吻，催眠法術，誣人說過「既已主戰，則不應再又主和」。誰說主戰不應主和，誰說和戰非國家大計，但是汪精衛，要知道你之所詭和者，是你承認近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

條件之下來求和的，你豈不知道這「東亞新秩序」，就是「日滿」支協同體」嗎。豈不就是「日本併吞中國」的新名詞嗎？這個條件，還不是「亡國條件」嗎？你這樣主和，豈不是投降嗎，還能說得上是講和嗎，這樣的投降，還能說得上是國家大計嗎，這樣的講和，豈不是賣國嗎？你這樣投降，這樣賣國的主張，還能怪人家與你主張不同嗎？這種是非利害，和戰存亡的道理，就是小學生，亦能明辨，你這樣聰明的人，難道真不知道，還在那裏辨別和不和，噫噫說癡人之夢，不是另有作用而何。說到正文，你要懂得，你若善意識國，用正當手續，如國防最高會議之類，祕密貢獻和戰問題，人家自然陪着你討論，發覺不當，亦可否決，如南京

議和之不再提及是也。倘使你的請電，你現在黨部交各人討論，各人亦至多勸你勿作癡夢。否決而罷。你到公然出行，公然公布，爲惡意的宣傳，你已經犯了死罪。且看圖進入漢奸，人家責白人，忠愛已國，誰肯贊同你的造謠呢。你疑問何以「又會主張不同，」不是疑絕疑。以上我的這一解，也算要言不煩了，但我望汪氏臨崖勒馬，還有幾個小問題，也要忠告。

（甲）有人說汪氏此次發表只「舉一個例」，有兩個企圖：（一）是我們朋友那天聽汪夫人對一同志一訓詞，她說：「我們要達到目的，先要造成總記和戰問題公開討論，至少要使和的問題，與戰的問題同樣讓大家自由討論，現在時

候已經到了」，因此，汪氏便放第一聲大砲，想引起贊同呀，駭呀，聽得一樣新奇。合國將有人心。破壞抗戰，可使敵人哈哈稱快，但汪氏夫婦，竟敢想這無窮賣國大罪，不但人格完全喪盡，且必惹起無邊衆憤。我以為你如此宣傳，除了你的同行王梁之類以外，那裏還有中國人來相信你這些賣國降敵的宣傳，被你搖動呢？不過你宣告你自己人格破產而已。至于對牛彈琴的駁辯，我知道都不願意瘟臭的來淘毛廁，我是現在知末，應作最後一次的貢獻。汪先生我以為你是相信了敵人，而不相信朋友。你以為中國不承認國民政府作對手是真的。你所以相信敵人只要你許某作他個講和的對手，更真了，所以你到如今表面上還說是只勸日本與國民政府

「日本既不要國民政府出來作對手，而國民政府也不承認國民政府作對手，這話怎麼說？說請你知道吧？我勸你別到全黨是懷疑你的，沒一點道理，這是以爲敵人罵你的話是真的，而不是罵你的。所以你還是從各方面，從各個，要爲黨和國家與國民政府作對手。但你自己一關你的內容，你別成爲首所賣的，就是什麼藥哩？老實勿客氣，我來拆穿你的面皮，說說！你這個內容，就是到了相當時候，你就不客氣的出來說：現在國家已經被你們這班不負責任沒有誠意毫無見識的奴才弄糟了，你們應該趕緊滾開讓我和幹罷，一方面你又來裝作悲天憫人的話出來說：『日本既不要國民政府出來作對手，而國民政府也不

好意思來求日本講和，那最後只有我汪精衛萬不得已而出來救國，來做日本的對手」，在近衛的所謂：「東亞新秩序」之下，「二衛」先生共同的來完成日「滿」支的「協同體」的大業，你們夫妻的計劃，豈不是這樣嗎？這我的朋友不是瞎說的，更不是我來開玩笑，你九日聲明對大公報五日所載你通敵賣國爲虎作倀引狼入室的消息，還要自辯，不肯承認，但我所得到的證據，比大公報所載還要詳確，如果打起官司來，我還要到堂上拿真憑實據來證明的，到那時你總沒有話可說了罷！（二）是宣露國防會議的紀錄，要使香港等處汪派造一種謠言，說是「汪家豔電，與政府是唱雙簧」，有着證據，但現在紀錄披露，剛使人知道南京會議，與汪家豔電

，并無絲毫因果，但見汪氏自己是一個和戰不定，背寒追煖的人物罷了！且以雙簧言，汪氏歪戴了不帽，而心裏透著白粉，在台前演手舞腳，近衛在他屁股後頭，大唱「新秩序」，汪氏的手腳應絃合節，不啻夸自其口出。突然換了蔣先生在他背後，痛敲「新秩序」。汪氏就在台前呆若木鷄，手足都僵着不動。這可以叫看雙簧的小弟弟判斷，汪氏與誰演的雙簧，小弟弟必大譁曰：「我在告白看見的，叫做「二衛雙簧」。中日合演，只是小問題，我勸汪氏大人物，不必注意，若犯了洩露祕密文件的大罪，來牽扯成一句趣談，更不值得。

（乙）洩露自身職務地位上所管的祕密文件，已經夠犯

罪，又把公家文件，隨意添改偽造，適於己意，尤不是要想
一個學業者所應做。例如汪氏文：所引，德大使又見土部長
，「據稱，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
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
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這是記錄所無
，而你代為敵人來掩飾敵人要德國政府來講和的地步，免惹
敵國的怨恨。又對於排日問題，「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
記錄亦無。又唐孟瀟，白健生，徐次長，顧墨三等談話，記
錄亦無之。又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
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
謀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維爾賽條約簽訂

時候，任人提出條件，不能不接受……：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苛刻」；記錄又一字沒有。這是更應該爲德國陶大使聲明的，免得陶大使在德國受他政府的譴責，喪失我們中國外交信用。諸如此類之小竄改尙多，雖皆無關宏要，只是適於和議之可歆動，然以中樞要人，而能如此自由僞造，即使真是一不小心，利令智昏，去充傀儡，你這樣不能忠於職務，豈不是小鬼見了你，都會怕。所以不敢要你命嗎？你要小心，我想到相當時間，一定會給你一個殷汝耕式的下場。況且現在你夫婦想糾合「同志」，釀成小亂，亦何以管束其部下，無非以僞相市而已。蘇錫文卽爲其衛兵所圖，伏望汪氏保重。

(丙)汪氏自吹「浙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幾不透了，並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又云「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爲了一時之禍福變換，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表示嗎」。汪氏居然像煞有價事，革命精神，黨魁，雄辯家，詩人，漢奸，搖身一變，又變爲老教士。又你的女中豪傑陳夫人，她近來也常常嘆嘆。戰爭中人民如何痛苦，忘了幫助你在漢口北平鏖戰，儼然一位積世老婆婆。可惜你們夫婦，暗中又在那裏慫恿「同志」不恤小亂。準備組織「中央」，希圖竊取政權，作爲你向敵人進身之墊。只人家可就不能不看透你們的假面具，知道你們猶兒哭老鼠，其實可笑，還

是勸你們善保引刀成快的少年頭，始終老實爲好。

(丁)但汪氏最不相信的，就是事實。他是志氣要想達到無上的高昂，差不多宇宙如有上帝，他道想想上帝而了，其實他無論如何能學孫悟空的善變，終變不了那條尾巴，人家看了，只是一位畜生。他的尾巴，到底是什麼呢？是條綠少年（不老的），是不懂邏輯爲何物的蠢笨家。是專草插筍的書生，是也愛幾個臭錢的凡夫。從前我稱他爲偽君子，乃是我上了人家的當，什麼黨員漢奸，都是他過渡暫居的頭銜，終要被人一脚踢開，提了尾巴再變，從極左變到極右，從極高變到極低，從極香變到極臭，他都無所謂。他自己以爲「看透了」，馬上變，他看透了革命的向左邊來，便覺至少

要與列甯，托羅斯基三位一體，連太林決不是他的相手；他又看透了東亞青年大會，至少得特約。墨索里尼少壯軍人，都要受他的支配。人家說汪精衛早已加入某某集團，他做了硬牌漢奸，決不讓秦留之李定周，那末簡單。所以西湖上秦檜王氏的夫婦，只有鐵鑄成，對於他們夫婦，至少要準備鎗鏢，才稱他們的份量，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他變成了再說。我今感慨的，他既然知道「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難道別人也就見不到，人家答覆你，也不過說主戰也不會分裂罷了，誰在那裏借抗戰統一呢？你反對什麼呢？你提出那個反對字樣，不過存心要煽動你的「同志」，替敵人起一個小亂罷了。此時你要在國內煽起小亂，這個

搖身的變化。你還吃得了麼？不用鐵鍋，坐着共產黨的百
年後，還用什麼呢？」中國因抗戰而得統一，乃是一句
共同說順口的新名詞，沒有那個造了這個名詞而抗戰，問起
這個名詞的內容，就是說，除了極少數畜類的漢奸，中國全
體人民，都是愛國分子。我也舉一個例。你所主持過的參政
會，就是各黨各派的代表，因抗戰而統一集合。大家想到從
前分裂的削弱國力，所以一合就不再分。所以你也能相信
「主和也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統一裏面
又來了共產黨的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也共同抗戰
。你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為天性」，你又說共產黨能「表
面化」，但直到如今，却止見你公開乞降，尙不會見共產黨

的公開搗亂，共產黨能表面化，你却連表面也不化。你就是
要宣傳你個人和議，煽動內亂，設計賣國供給敵人的利益，
滿足個人的私慾。古人說：「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與
其退也」，我們只曉得他們是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
，同來抗戰的中國人，如是而已。共產黨所要第一打倒的英
吉利，尚可因民主集團，而英蘇合作，中國把主張民治，服
從了三民主義的國人，乃反歧視，如何而可。你既一生鼓吹
民主，居然看透了反民主集團的行運，又想馬上跳槽，你提
到共產不共產，無非想塗說中國贊成共產，應為以防共做幌
子的侵略國所「膺懲」罷了。你說「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
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

這話就是說你自己的計劃變白布了，就是防壁不得去產氣
鴻範，所以你想說你操縱這些被動間的局勢，如果共產黨
中了你計，在鴻範，你的機會又到了。是什麼？就是你可以
借求外國名義來備員在共產黨內了。你這種野心，不是明
代的“三綱”嗎？你這叫“陽謀陰謀”打這旗號。至於此，你
還有絲毫天良嗎？你住在甲辰這處，不是一天，誰不跟了你
，對共產黨朋友，苦口婆心，勸導他，而化得自然。共同建成
三民主義的國家呢，你要公開了向敵人特別提說，是何居心
？你主張了愛國的知識，還有本領使他們表面化，大家同他
們共不受調，就無法得他們表面化。這好了，請你不以搗亂
為天性的摸著良心，少看透點。老實做你的頭能引刀成快的

少年，我得罪了你，從來願受你的處罰。末了，我也還想想我
「舉人之例」——這話原係說你任長國二十三晚，做行政院長，
飛去交……這句……我軍團……宋家……宋家……
嗎？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麼樣？……宋家……宋家……宋家……宋家……宋家……宋家……
，你就拿……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莫測的……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本軍團首……奉命……奉命……奉命……奉命……奉命……奉命……
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總統……總統……總統……總統……總統……總統……總統……
迅速……迅速……迅速……迅速……迅速……迅速……迅速……迅速……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其他實例，也不知有幾多，我只舉一個例，已足表示你高見

卓識聰明智慧的外交天才，向敵人能負責任的喪權，很誠意的辱罵了。汪先生，你對日本軍閥這樣能負責，這樣的誠意，日本軍閥那裏還肯會待了你呢！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中間，除了你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所以他們找到了王克敏，他請志二位還不夠，必要對你說時只有你可以做他們的請和的對手。這是誰要他們的。因為他們並不是有意要來勾引你，或有意來害你，不過有利於他們自己，使他們容易滅亡中國罷了！而你實在也並不是有意要來害日本，但是他們看你奉送察哈爾這樣的辦法，而且如此之快，就不能不使他們日本軍閥滅華的野心格外發揚，侮華精神，也特別高漲，因此得寸進尺，使得他日本軍閥就莫測其妙，忘其所以，連得他們自己傳統政策與最高軍略都不管了。一直到了蘆溝橋七七開戰，他們猶以為中國人只有吃硬不吃軟，所以

大兵入關，無法無天的燒殺天津，佔領北平，還一意癡想我們國民政府像你在廿三四年做行政院長時一樣，只要用兵力威嚇利誘，就可以簽字屈服，垂手而得華北了。不止如此，還要費他們的心，派兵到上海，攻南京，直到佔領廣州武漢。汪先生，你知他們這是什麼意思，恐怕你還不明白吧？這就是要等到你出來代國民政府做對手嗎！但是他們到了武漢，你還不肯出來做他們對手，你豈真等他們打到西安，南甯之後，你才肯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做對手麼？如果他們到了西安，南甯，佔領了許多兵力，化費了好多軍費，弄到他們本年度六十萬萬的預算費用得精光，這時竟攻不下西安，南甯，或攻下了，而你的錢還不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做對手，那你的錢還了個個，真是對不起他們了。到這時，你的好友日本軍閥，一定要詰問

你「在你」舉一個列「中的」應正其正百年後始入安之局」

其「在」則「一」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你則那「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人，我則那「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這才與「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發達的又「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有「中」的「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日戰史上「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一天，這「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何「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外就「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一朝失足「中」之「中」也。其「中」則「一」之「中」也。

